

# 烧洋芋

胡云学

人生其实很简单，无非就是衣食住行，柴米油盐。食随形而变，然而无论你的脚步走多远，吃过多少美味佳肴，最怀念的，还是家乡那永远不变的味道。在我的味觉的记忆里，家乡人们围着火坑柴火烧洋芋的味道总是刻骨铭心。每次上街听到手推车推着烤炉叫卖“烧洋芋”的声音时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买上一个，尝尝这久违的家乡味道。

“洋芋”是家乡人对学名为马铃薯的俗称，为什么叫“洋芋”，据祖辈传说，马铃薯最初是从外国引进来的，外来的都带有“洋”字称呼，就好比：火柴，家乡的人们称之为“洋火”，马铃薯一直俗称为“洋芋”。有些地方又从“洋芋”变成了“土豆”的称呼。

家乡地处高海拔的凉爽山区，土壤和凉爽湿润的气候非常适宜种植“洋芋”，家乡一年可以在春、秋两季栽种。春季一般是在3月中旬至4月初，秋季在秋季水稻收获后利用空闲的土地种植一季洋芋。小时候，老家一年四季都有洋芋吃，可以说，我从小是啃着金黄的洋芋蛋长大的，对洋芋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年春季的播种季节，父母除了用绝大部分土地种植包谷外，还得用一部分土地种植洋芋。种洋芋很简单，小时候每次都是父亲牵牛犁土，母亲负责平整土地。然后父亲负责挖窝，父亲挖得又快又整齐，母亲负责在窝里一边投放切好的洋芋种，一边撒盖上农家肥。父亲挖完窝，再回过头来给窝盖上土。洋芋是很好打理的庄稼，当苗长到20多厘米的时候，需要锄一次草就可以了，以后的日子也不用施肥，除草，浇水，静静地等它长大就好。

每到秋天收庄稼时，楼上楼下都是大堆小堆的洋芋。小的用来煮了喂猪，半大一点的作为种子留下一季栽种，大的才是人吃。家乡的洋芋吃法很多，可煮、可炒、可卤、可油炸、可清蒸、可黄焖、可凉拌……吃法各异但各具特色，其中的“柴火烧洋芋”对于我们这些山里孩子来说更是情有独钟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母亲烧柴煮饭时，等木柴燃透的火炭积多了，就用撮箕到楼上装一些洋芋到火坑边烧烤。母亲烧洋芋还是比较有经验的，用火钳在火坑里刨炭灰一个坑，将洋芋倒进去，再用火钳把洋芋均匀平放在灰里，然后再盖上一层炭灰，再将火红的木炭覆盖在上面。母亲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洋芋均匀受热，同时洋芋也不会被烤焦。等烧得差不多，再将埋在灰里的洋芋掏出来，翻一个面接着烧。

每天煮饭，母亲烧洋芋时，我们兄弟姐妹就围坐在火坑边，带着无比期盼

的心开始等待，几分钟后，香喷喷的洋芋就烧熟透了。洋芋出坑后，我们抢着吃，吹吹拍拍，剥皮。经过高温的炙烤，洋芋皮已经变脆，用手指轻轻一刮就掉，洋芋皮的下面是焦黄的肉，硬硬的一层，像极了黄金盔甲。我们迫不及待地用手掰开焦黄的壳，一股焦黄香气扑鼻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，热乎乎的烧洋芋被我们狼吞虎咽下肚。

烧洋芋的味道确实不错，入口外皮香脆，内里软糯香甜，那滋味，让人百吃不厌。母亲总是在饭前烧洋芋，她这样做的目的是，烧洋芋饭前吃将我们喂了个半饱，就少吃饭，节约一些粮食。在粮食不是充足的年代，“洋芋”在我们家乡可是立下了填饱肚子的“汗马功劳”。平常母亲也总是时不时清水煮一锅洋芋，里面加一点盐巴煮，更有味道，没有零食吃的年代，煮熟的洋芋就是我们山里孩子的零食。

小学我在本村就读，每天放学回家的课余时间就是放牛。放牛时，小伙伴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衣裤口袋里塞满洋芋，一边放牛，一边烧洋芋。每次放牛，我们都会挑选一下放牛的场地，把牛牵到山坡下草比较茂盛空旷的地方。然后，小伙伴们就分头行动起来找干柴的木柴和干草，柴火找得差不多了，就准备进行烧洋芋了。首先找一块平地把细干柴引燃，在上面又放一层稍粗的干柴，等到这一次柴火烧成灰后，一个个从口袋里掏出洋芋丢入灰里，盖上火炭。还得不断加柴火，因室外温度较低，所以要不断用湿木棍掏木炭灰往洋芋的上面覆盖。一拢柴火烧燃殆尽，洋芋也就熟了。时间一到，小伙伴们蜂拥而上，将烤焦的洋芋刨出来，迫不及待地将其“滚烫”的焦洋芋捧在手上。由于太烫，洋芋在手里还要颠来倒去的“凉”一会儿，然后拍拍灰再剥开焦黑的外皮。但抓在手里，还得来回倒，并连连吹气使其尽快冷却。烤洋芋填饱了肚子，一个个的脸、嘴、手却被灰碳涂成黑色，像花猫脸似的，一个个看着一个傻笑，脸上洋溢着最纯真的快乐！

小时候，家乡的人们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洋芋，饿饭年代充饥，粮食富足年代却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尤其是家乡的美味洋芋片炒腊肉，洋芋炖腊肉猪脚，可以称得上美妙绝伦的味道。洋芋就这样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、朴实和善良的家乡人。儿时的记忆里，家乡的味道是粗茶淡饭的味道，简单而快乐，粗糙而不乏味，吃不腻的是洋芋味道，抹不去的是乡情。

(作者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)

# 有你，真好

望谟实验小学六(3)班 安有郡

“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人生几何能够得你知己……”耳机里那丽君温柔如水的歌声缓缓流淌，在这熟悉的旋律中渐渐沉入回忆，那些有你的岁月，如春日暖阳般悄然浮现。

在我生命的荒原里，你是那抹破土而出的绿意；在我冰凉的玻璃窗上，你是那一束温暖的暖阳。记得三年级的一节体育课，同学们的笑声与嬉闹声汇成一条欢快的小溪，而我却像岸上沉默的鹅卵石，独自坐在草坪上，指尖无意识地拨弄着几粒石子。世界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，喧闹而鲜活，而我只能远远望着，仿佛被隔在画框之外。

直到一抹身影闯入这凝固的风景——是你跑了过来，马尾辫在阳光下甩出一道金色的弧线，像一尾跃出水面的小鱼。“我们一起玩吧，你一个人多孤单啊！”你在我面前蹲下，眼睛弯成月牙，清脆的声音轻轻敲碎了我周身那层透明的壳。我愣住了，忘了点头或摇头，你已自顾自捡起几颗石子。“看！这样摆，像不像一朵花？”你灵巧的手指一动，灰扑扑的石子竟真的绽成了一朵花。你拉起我的手奔向人群，掌心微汗，却被你牢牢握紧——那份坚定，悄然驱散了我想要退缩的怯意。

你拉着我走向那群嬉闹的同学，大声介绍道：“这是我的新朋友！”“朋友”这个词一出口，像一颗石子投入湖心，漾开一圈圈涟漪又滚烫的涟漪。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，原来有人愿意主动走进自己的孤岛，本身

就是一种恩赐。

随后，你教我跳绳。我笨拙地绊住绳子，你却拍手鼓励：“再来一次，我教你！”你的耐心，是我内心坚冰悄然融化的暖阳。从那节体育课起，我的世界被你亲手重新上色。你带我参加课后游戏，在我不敢举手时替我喊出答案，把零食分我一半，硬塞进我紧攥的掌心。你像一束光，不为炫耀自己的明亮，只为照亮我所在那个阴暗的角落。

三年，一千多个日子，我们竟从未红过脸。“吵架”对我们而言，是全然陌生的词。在你身边，我学会了开怀大笑，也终于能流畅地与人交谈。心里那片冻土，不知何时已悄然萌出开花的草芽。有你，真好。这“好”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，而是雪中送炭的救赎，是混沌初开时照进心底的第一缕光。如今回望，童年那片寂静的草坪上，你奔跑而来的身影依然鲜明如昨，我很想为你吟诗一首，更想与你一起合唱一首《朋友》。

“交心不交面，从此重相忆。”我们终将长大，各自奔赴远方，但有些温暖，足以抵御世间万难。纵使山高水长，但愿我们都还记得，我们曾在小纸条上写下的那句诗——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。

真正的友谊，从不因距离而褪色。遇见你，何止三生有幸，那是我贫瘠岁月里，一场最温柔的春日苏醒；遇见你，如春水映梨花，澄澈，明亮，永不凋零！

指导老师：黄国翠



## 《苗乡少年的科技梦》

纳雍县维新中学 七年级3班 杨娅萍  
指导老师：陈娇

## 滇黔门户·胜境盘州 (组诗)

胡光贤

### 锁钥

乌蒙山麓深处  
藏着滇黔相拥的秘密  
胜境关的石狮静立千年  
一口吞吐滇黔晴光  
一口衔住黔的烟雨  
徐霞客的笔墨轻落  
便定格了天为界，地为邻的守望  
山脉纵横是天然的屏障  
亦是点滴时光凿出的通途  
滇黔锁钥的印记  
在盘州的每一寸土地里  
沉淀为门户的荣光

### 通途

古驿道的青石板  
曾磨亮过元代的马蹄  
也承载过明代的军魂  
抗战的车轮碾过烽火岁月  
把生命线的坚韧刻进路深处  
沪昆高铁用速度利剑划破苍穹  
银龙穿楼间，衔接起过去与未来  
盘兴高铁织起立体交通网络  
千万人次的奔赴与抵达  
成为门户最鲜活的脉动  
盘州能源与制造的交响曲  
在通途上唱响

### 胜境

滇南胜境坊的匾额  
刻着阴晴的分界  
也写着唇齿相依  
文人蒋绍封的楹联轻吟  
抹去省界的隔阂，留下温情的默契  
胜境大道的车流载着日常烟火  
产场的晨光里，生长着市民的认同  
胜境街道的名字延续着文脉  
把盘州历史符号，酿成发展的动能  
每一缕长风都带着胜境气息  
滋养着归属感，也擦亮城市的印记

### 共生

乌蒙大草原的风，吹开万亩杜鹃  
云海佛光流转，漫过清凉的夏  
安乐古银杏的枝丫  
缠绕着千年时光，人树相依成诗成画  
啾啾仙谷的花田铺展七彩  
啾啾仙湖倒映着岩脚村寨  
普陌营里藏着团结的密码  
三级公园体系串起全域风景  
城在园中，人在景里，景入人心  
优良生态与人文底蕴相拥  
织就多元融合的胜境画卷

### 新篇章

门户敞开，拥抱时代的浪潮  
国家战略的东风催生动能澎湃  
综合能源和煤化工的硬核  
叠加绿色农业的鲜活  
文旅融合的胜境画卷  
镌刻着诗与远方  
屏屏通屏守护绿水青山  
生态价值悄然转为发展底气  
滇黔门户的担当，胜境盘州的赤诚  
在高质量发展大道上  
书写着开放与奋进的新篇章

# 灯暖长冬

李定林

冬日的夜，来得太早，寒风吹过六小的操场，卷起几片残存的落叶，打着旋儿落在路旁。暮色四合时，校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，昏黄的光晕温柔地铺在操场上，漫过教学楼的台阶，将晚归师生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这一盏盏路灯，像极了郭顺艳校长的目光，即便她已卸下重担，退休离去，那束温暖的光，依旧照亮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，也照亮着我们心底的思念。

郭校长初到六小时，校园里没有路灯，昏昏暗暗，遇上阴雨天，校园里漆黑得更是寸步难行。郭校长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她跑遍了教育局和相关部门，多方筹措资金拉赞助，亲自带着后勤人员勘察线路。有人劝她：“一把年纪了，何必这么折腾？”她却笑着摇头：“孩子们的成长，老师们的出行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新路灯装上的那天，校园里格外热闹。郭校长站在路灯下，看着明亮的灯光洒满校园，眼里漾着笑意。“这路灯啊，就得亮堂堂的，才能照得人心暖。”她的声音裹在风里，却格外清晰。从那天起，每到夜晚，六小的路灯便如约亮起，像一排排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校园的安宁。而郭校长，也像这路灯一样，默默伫立在六小教育的岗位上，用自己的光和热，照亮着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求学路。

那些年，郭校长的身影，总是与路灯的光交织在一起。天还未亮，她便踏着晨光走进校园，路灯的光晕还未褪去，她的脚步已印在教学楼的走廊里，检查门窗、查看水电；夜深了，她才会披着月光离开。路灯把她的影子映在地上，步履从容，却带着几分疲惫。

她对学生的关怀，也如路灯的光，细腻而温暖。学校的留守未成年人小张，因小时候父母离异，性格孤僻内向。郭校长发现后，给孩子买了衣服和书包，走进孩子的出租屋，与孩子耐心交流：“孩子，别怕，有灯亮着，就有温暖。”她的话语，像路灯的光，驱散了小

张心中的孤寂，渐渐地，小张变得开朗起来，成绩也越来越好。毕业那天，他给郭校长写了一封信：“郭校长，您就像校门口的路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份温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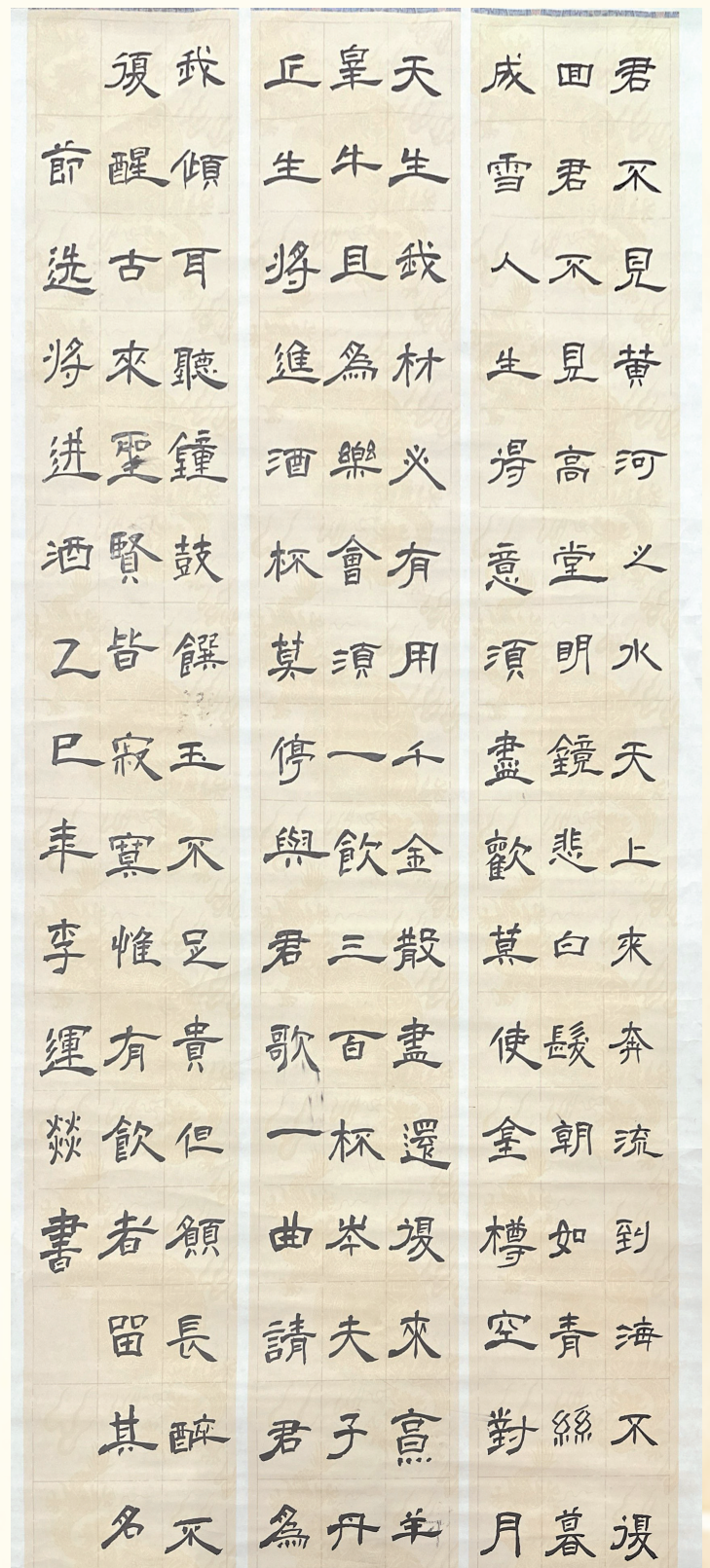
对待老师，郭校长也如一盏明灯，给予大家指引和力量。青年教师初上讲台，难免紧张迷茫，她便手把手地指导，从教案设计到课堂管理，事无巨细；她常说：“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要互相扶持，才能走得更远。”在她的带领下，六小的教师队伍愈发团结，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学校的教学质量蒸蒸日上。而那些矗立在校园里的路灯，也见证着这一切，见证着学校的成长，见证着师生们的欢声笑语。

今年初夏，郭校长退休了。退休那天，她站在熟悉的路灯下，看着朝夕相处的师生，眼眶泛红。“我在六小待了这么多年，这里的每一盏路灯，每一寸土地，都刻在我的心里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以后，我不能再陪着大家了，但这些路灯会一直亮着，就像我，永远守望着你们。”师生们望着她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大家知道，郭校长不是退休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守护着这片她热爱的土地。

今夜，月色清冷，路灯的光却格外温暖。我站在路灯下，望着那格格外熟悉的教学楼，仿佛又看到了郭校长的身影。她就像这冬日里的路灯，不张扬，不耀眼，却用最柔和的光，照亮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，也照亮了我们的心房。她的精神，如灯影般长明，刻在六小的岁月里，刻在每一个师生的记忆里。

风，又起了，带着冬日的寒意，却吹不散心底的思念。这一盏盏路灯，是郭校长的化身，是她留给六小最珍贵的礼物。它们会一直亮着，亮在每一个夜晚，亮在每一个六小人的心里，指引着我们，带着她的嘱托，在教育的道路上，坚定地走下去。

(作者单位：大方县第六小学)



## 李白《将进酒》节选

金沙县沙土镇第二小学五(3) 李运焱  
指导老师：张成正